

毕淑敏
小说精汇

毕淑敏
著

血玲珑

Blood Crystal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毕淑敏小说精汇

Blood Crystal

血玲瓏



— 淑敏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玲珑 / 毕淑敏 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229-00748-5

I. 血… II. 毕…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6336 号

血玲珑

XUE LING LONG

毕淑敏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特约编辑: 黄卫平

封面设计: 灵动视线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640mm × 965mm 1/16 印张: 17.25 字数: 256千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2
第三章	24
第四章	33
第五章	38
第六章	45
第七章	62
第八章	75
第九章	83
第十章	97
第十一章	106
第十二章	118
第十三章	128
第十四章	139
第十五章	151
第十六章	163
第十七章	169
第十八章	181
第十九章	194
第二十章	202
第二十一章	211

第二十二章	219
第二十三章	222
第二十四章	241
第二十五章	247
第二十六章	265



第一章

命运经常以消息出现。

“卜总！”

女秘书姜娅闯进总经理办公室，飘起的一缕长发，被夹进门缝。

卜绣文正在批往来的业务文件，头也不抬地说：“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我刚上班的第一个小时内，任何人都不见，任何电话都不听。”她沉下略显出眼袋的脸。

她要用最清醒的时间考虑最重要的事情，不得打扰。特别是今天，和商务对手匡宗元有一场艰巨的谈判，如同歌手的重要演出，她不愿被任何其他事物分心。虽然姜娅平时很得宠，卜绣文的音调还是带出斥责。但总的来说，气色还算平和，她不想一上班就批评下属，把自己的心情搞糟。对于一个举手投足都牵涉到决策和金钱的人来说，心情就是生产力，是财富的基本支点之一。

“早早病了！”姜娅并不被上司的脸色吓住，急急说道。她确知，在女老板心中，她的独生女儿夏早早，重于千笔生意。

没想到卜绣文面如秋水。她心里有数，上学的时候，孩子还好好的，分开才一会儿，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如果是出了车祸，那另当别论。但姜娅是训练有素的秘书，即使在慌乱中，她也说得很清楚：是病了而非其他。

卜绣文镇静地问：“什么病？不会有什么大病的。”

“晕倒。学校刚来的电话，说是冷不丁就晕倒了，不知为什么。早早现正在回春医院抢救，医院要亲属快去。”

卜绣文依旧闲闲地说：“我马上要处理一笔重要业务，同匡宗元打交道，失约就先棋输一着儿。找早早爸爸吧，他的时间比我宽松。”

姜娅悄无声息地退下，不一会儿又闪身进来了。

“卜总，夏教授此刻正在课堂上……”姜娅很为难。“挣钱不多，



时间还铆得这样死……”卜绣文长叹一声。按说关于自己家人的牢骚，是不该显露在外人面前，但卜绣文奉行在“小圈子的范围内，可以说真话”的政策。如果不管大事小事都要盘算一番，虚虚实实难免太累。所以，有的时候，她口无遮拦，不像一个运筹帷幄的老板。

“那好吧，我去。姜娅，你想一个稳妥的借口，与匡宗元延期。”卜绣文说着，在文件上签了一个花式繁复的名字，站起身来。

她把略带僵硬的藏蓝色套装换下，穿上一身轻松舒适的便装，匆匆出门。

姜娅在卜绣文的身后凝目注视着，半是钦佩半是发愁。钦佩的是老板知道孩子病了，非但不惊慌失措，居然还记得换衣服，难怪她的生意做得这样兴隆，大事小事都胸有成竹。发愁的是怎样对匡宗元解释。本来，编瞎话让对方同意改变计划，是一个好秘书的基本功。但这个匡宗元生性多疑，谎话怎么说得既不伤他自尊，又给今后的会谈留下和缓的氛围，还真需费一点心思。

早早今天是去参加学校的演出，童声小合唱。那是几首词和曲子都很做作的歌，最近一段时间，由于早早总在家里练习，卜绣文也差不多能哼出来了。每天放学之后，早早也还要在学校练一段，休息的时间就格外少。孩子们不在乎唱的到底是什么，他们喜欢那种聚在一起，放声鼓噪的自由。犹如一群小青蛙，在湿热的池塘里，对着天空呼出闷气。

校方的电话说，演出时唱到一半的时候，夏早早突然在场上晕倒了，幸亏台上铺着地毯，孩子们又靠得很紧密，这才没有跌得鼻青脸肿。学校赶紧把孩子送往医院，一边火速同家长联系。如今各家都是一个孩子，担不起的责任啊！

卜绣文确信已走出自己公司职员的眼光范围之外，神经和全身的肌肉就一下子揪紧了。一路紧赶，进了回春医院，扯住她看到的一个护士，忙不迭地问：

“我女儿在哪儿？早早在哪儿？”

胖墩墩的护士很生气，她胳膊上的软肉，隔着白衣，被这个精干的女人捏得发痛。皮肤的不适和胖女人对瘦女人天生的嫉妒，使她恼怒：

“谁知道早早是谁？什么时候来的？医院里的病人多了，你以为我是什么？计算机吗？克格勃吗？”

卜绣文发现自己的失态，调整了一下紧迫的眼神，讨好地说：“夏早早，我女儿……我急坏了，对不起……说是晕倒了，刚才打电话叫我们来人的……”

“噢，那边。三号。”胖护士揉着自己的胳膊，不耐烦地甩开她。

卜绣文凶狠地冲撞着，在人流中为自己劈开一条道路，全然没有了平日的淑女风范。

看到急救室明晃晃的红字，卜绣文顾不得墙壁上巨大的“静”字，猛烈打门。门没有她想象得那样沉重，很轻盈地旋开了，她几乎扑到地面。

屋内由于玻璃和不锈钢的器皿太多，处处反射着刺目和不真实的炫光。在一张高而洁白的铁床上，躺着她小小的女儿。夏早早轻松地微笑着，正在同身旁的护士说着什么，看到妈妈气喘吁吁地冲进来，不由得吓了一跳，大声说：“妈，您怎么啦？出了什么事，把您急成这个样子？”

卜绣文迅即看出女儿没有什么大病，全身立即像酥鱼一般瘫软下来，倚着墙说：“我的小祖宗！急死我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夏早早说：“没什么啊，妈妈。我不是跟您说过吗，早上起床的时候，我有些晕。”

“对，我想起来了。”卜绣文抚着胸口说，“小孩子都是这个样子，长大了就好了。那是因为你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太快了，以后慢着点就没事了……”

夏早早撇嘴道：“妈，您老这么说。我照着您的话做了，刚开始的时候管一点用，以后就不管用了。今天早上起来，我头特别晕，我想忍一下就没事了。可上台之后，演出到一半的时候，眼前就突然出现了许多小银星星；好看着呢。可没等我看仔细，它们就满天乱飞……再以后的事我就知道了。醒来的时候就躺在这个床上了……”

夏早早说着说着，猛然噎住。她知道妈妈为什么到医院里来了。妈妈工作非常忙，早早只得了这样一点小病，就惊动妈妈，实在是对不起妈妈。她便很希望自己这一刻病得重些，比如腿上破一块皮，流

出一汪血，这样，妈妈来一趟医院，就不算冤枉了。

卜绣文定下神来，又仔细观察了一下女儿，除了脸色比较苍白以外，没有什么特殊的病象。她看了一下表，计算了一下耽误的时间，对守在一旁的护士说：“您看我是现在就把孩子接走，还是再等一会儿？”

护士戴着大口罩，睫毛浓密，使人不容易看清她的目光聚焦何处。白衣胸卡上的名字是：薄香萍。

薄护士用机器人一样没有起伏的声音说：“夏早早的母亲，您现在不能把孩子接走。主治医生要和您谈一谈。”

卜绣文环顾四周，除了雪洞般的墙壁和闪亮的医疗器械，这间房子里再没有其他人。

“医生在哪里？能否快一些？我很忙。”虽说是在医院里，不是自己的地盘，卜绣文还是部分地恢复了平日的做派。反正孩子也没什么大病，她对医生的讨好之心就打起折扣。

“在医院里，医生是最忙的人。”薄香萍忍不住回击了一下这个傲慢的女人。“请到医生办公室。魏医生在那儿等你。”

医生办公室还算整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卜绣文的想象中，应该更整洁一些。但是，不，比起新兴的写字楼和气派十足的办公间，医院可以说简陋寒酸。到处摆放着大小不等的纸页，纸质菲薄发黄，那是各种检查和化验表格，标准的格式和冷冷的小而细密的黑字，让人想起陈年账簿。只不过账页结算的是金钱和物资，这里盘点的是人的生命。有很多病历夹子堆积在办公桌上，像一种古老巨型的饼干。以一个老板的目光来看，这些桌子实在是侮辱斯文。

屋里空无一人。

“医生到哪里去了？”卜绣文东张西望，甚至往一张桌子下面看了看。当然，医生是不可能躲在桌子下面的，她只看到地上有几张揉皱了的化验单，证明那个医生在思考中举棋不定。

等了许久。卜绣文的焦躁一点点积聚起来，跑去问薄护士，医生到哪里去了？薄香萍只是说，魏晓日医生也许去看化验结果了，请夏早早的家长在办公室继续等。

“风风火火地打电话叫我们来。我们来了，医生又躲着不见面。”卜绣文愤愤地自言自语，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



“谁躲着不见面了？”一个声音在她后面搭了话。

卜绣文回头一看，一位青年男医生进了门。他走得很快，工作衣下摆有一颗纽扣未系，于是衣襟就被行走的力度和速度，鼓荡得飘扬起来，使得运动员一般的长腿，显出跑步的姿态。

“我是夏早早的母亲卜绣文……因为生意忙，有什么要交代的，请您快讲。”卜绣文自我介绍加解释。

“我是夏早早的主治医生魏晓日，学校代办了入院手续，有些情况我们必须与家长细谈。”魏医生指了一张椅子，说，“坐下谈。”不管对方如何，自己就率先坐了下来，面朝卜绣文，目光聚焦在她脸上。

按照通常的社交规则，初次见面，这样瞄准一位女士是不礼貌的。但在医院里，一切法则都另当别论。医生习惯居高临下地俯视众生。本来卜绣文没心思注意医生的模样，但为了不示弱，她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

眉毛漆黑，挺秀的鼻梁从双眉间拔起，收束于轮廓极为鲜明的上唇正中，令人想起凛然的利剑和一把引而不发的弯弓。可惜这医生的嘴唇在不讲话的时候，抿得太紧，有一种初出茅庐的紧张。

人倒是英气逼人，医术不知怎样？但愿也这样出色才好。卜绣文想着。

魏晓日皱着眉头，说：“请原谅我这样打量您。我从化验室回来的路上，就下了决心，一定要好好看看夏早早的母亲是个什么样子。想不到，您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他费了很大的劲，用唇把下文封住，但做得不高明。很轻易地就让人判断出咽下的是一个贬义词。

“那样什么？”卜绣文追问。女人总是对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很感兴趣。

“您非常想知道吗？”魏晓日挑战地问。他知道这已超出了医生对病人家属的谈话范畴，但他隐忍不住。也许和他刚刚从医学院毕业有关，也许是因为那个名叫早早的女孩惹人喜爱，也许是因为手中的单子让他灼热不安。

卜绣文一愣：“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你很……迟钝。”魏晓日本想说得更客气一些，但他的道行还不够深厚，一想起那个稚嫩的小生命，在病痛中辗转，而她的至爱

亲朋却一点都没有察觉，他就不由得要打抱不平。当医生的，是要替病人向他们的亲人讨一个公道的。于是不顾卜绣文脸上的愤然，更坚决地说下去，“……或者说是愚昧。我看您挺有知识的，但您对女儿的态度，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乡下女人，也做不出来。”目光充满谴责。

“我的态度怎么了？”卜绣文陷入了迷惑。早先是她的心肝啊！

“您的女儿常常对您说她头晕吗？”魏医生的口气里有一种审问的腔调。

“是的。这没有什么，我小的时候也经常头晕的。”卜绣文敏感的心忽悠了一下，觉察到一个可怕的旋涡在向自己逼近，但是她不甘心，于是格外强硬地坚持事态没什么特殊。

“您说错了。夫人。”魏晓日站起来，走动起来，他怕自己再这么面对面地虎视眈眈，会让病人家属压力太大。他背对着卜绣文说：“您的头晕和您女儿的头晕是不一样的。她患有一种罕见的渐进型贫血症，现在转入了爆发期。今天早上的晕倒，仅仅是一个前奏。假若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夏早早就会……”

“就会怎么样？”卜绣文像被一枚铁钉从天灵盖埋进脊梁骨，直直地钉在椅子上，惊恐万分地问。

“死亡。”魏晓日医生像吐出带血的牙齿一样，把这两个冷酷的字眼吐出来。

寂静笼罩。时间艰难地流逝。卜绣文面无血色。魏晓日的心情，也像没有定向的疯草一般，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用这种近乎抗议的方式向家属通报病情，无疑是不合适的。他应该用很学术很平淡的口吻讲话，应该不带感情色彩和任何抑扬顿挫，应该是俯视和宁静的。什么叫医学权威呢？就是把正常人的感情打磨一光，历经沧桑后水波不兴，那才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现在呢，你乳臭未干，一股脑儿地和盘托出，虽说句句都是实话，可接下来的活儿，恐怕就是在抢救女儿之后，再急救她的母亲了。魏晓日这样想着，十分不安地再次坐下。

屋内响起轻轻的笑声。魏晓日很吃惊，下意识地用眼光四处扫描，谁在这样严肃悲痛的气氛中如此不知趣？

于是，他看到了——卜绣文抽动着嘴角的矜持笑容。

她说：“医生，你不觉得自己太危言耸听了吗？我自己的女儿，她

有什么病，我当妈妈的还不清楚吗？她只要好好休息一下，就会一切如常，欢蹦乱跳。你用不着吓唬人，听了你们的，这世上就没有一块地方是干净的，就没有一个人是健康的了。早早今年就要小学毕业，功课特别紧，她又是一个好强的孩子，不愿落在别人后面，最近一段，她是太累了。好了，医生，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感谢你们。而且提醒了我，要让早早劳逸结合。如果没有其他的事，那么，我就告辞了。再一次表示感谢。”

卜绣文说完，断然站了起来，一脸决绝神色。

魏晓日医生没有站起来，他用修剪得很短的指甲，轻轻地弹了弹桌面上的那沓化验单，好像那是一架破风琴的琴键。

“夫人，您可以不相信我。但是，您是否连这些最先进的仪器检查出的结果，也一概不信？请您耐着心看完它们，再走不迟。”魏晓日的语调中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威严和抑制不住的恼怒。这女人是怎么回事？神经是否正常？他甚至放肆地扫了一眼她的眉宇之间的距离，要知道，先天愚型病人的眉距是很宽的。

那女人的眉距此刻近乎是零。细长的眉毛紧紧地黏在一起，痛楚地抖动着。

卜绣文不得不拿起那沓计算机打印出的化验单。

她自然不懂医学。但现代医学考虑得很全面，在每一行数据后面都打印着相应的正常值。她的眼光机枪一般扫射过去……

天啊！她的亲爱的孩子，她的早早，那个看起来同别人一样的小女孩，在这该死的医院里，好像被妖婆施了魔法，居然什么都不正常了。几乎所有的血液检查项目结果，她都比别人少，仿佛有什么怪物在吸她的血，她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掺了红颜色的饮料。

“这……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你今天非得给我说个明白！你休想就这么完事！”卜绣文歇斯底里地嚷起来。她的内心，先是大惊骇大恐惧，抖个不停。紧接着全身的战栗电光石火般地转化成冲天的愤怒，狂躁地逼视着魏晓日，好像他就是妖婆和魔法师，是他让她的女儿变成了这个样子。

魏晓日没有躲闪，依旧稳定地坐在椅子上。此刻卜绣文的暴怒，倒让他感觉比较正常。他把双手交叉，用力向下按了按。对这一手势，

卜绣文一相情愿地做出了多项解释——病人家属你不要太激动……病情我们还是可以控制的……医院有信心有能力……

她略微平静了一点。

“还有一项很重要的骨髓检查没有来得及做。但凭我们现在掌握的结果，也可确诊夏早早患有严重疾病。必须立即住院治疗。”魏医生坚持用一种更平稳的语调把话说完。此刻，医生的平静就是最好的安慰。

卜绣文把那些化验单揉得沙沙作响。“不！这不是真的！”她筛糠般地抖动起来。

魏晓日不再说话，保持静默。此刻，沉默就是关怀。适应噩耗，需要时间。

大滴大滴的眼泪从卜绣文脸上坠落下来。

“我为什么这样命苦？老天，你为什么这样不公？早早多可爱，她招你惹你了？你要这么和她过不去？你要真是和我有仇，就把她的病让我得了吧！哪怕厉害十倍，一百倍，我也心甘情愿啊，让我死了吧！老天，你为什么折磨我的女儿，要罚就罚我吧……”

卜绣文意志大面积崩塌，眼泪把她一大早精心修饰的淡妆，毁坏得不成样子，一个平凡绝望的中年妇女从华贵的躯壳中显露出来，一败涂地，孤苦无依。

魏医生双手抱着肘，一声不吭。

这就是他所需要的效果。这才是病人家属应有的反应。以后的事态发展，经过老师的传授，他比较地有把握。只剩下一件事——等待。这需要足够的耐性，心急是万万不成的。和病人的家属交流，是一个令人不安和无章可循的过程。医生在这种时刻的身份，常常很难明晰拿捏。是你把灾难通知给他们，你是乌鸦和猫头鹰。又是你要担当起拯救他们亲人的重任，你是盟友和司令。如果病情变重，家属会怨恨你的低能和不尽职；如果病情转轻，他们觉得这是自己的造化。你被他们需要又被他们怨恨，你被他们感谢又被他们怪罪。处理好和病人家属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甚至是一门艺术。因为你们在一个阵营，必得同心同德，你们又必将发生数不清的矛盾。你的身份，在他们眼中，有时是救世主，有时又是傻瓜和罪犯。你和他们的关系，甚至比和病人本身的关系还要紧密莫测。病人通常是乖的，而家属则桀骜不

驯得多。如果病人是儿童，你就得时刻和他的监护人打交道。病人死了，你同病人的关系算完结了，但你同家属的关系，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假如他们有疑问和证据，要到法院去告你，那才是一种崭新关系的开始呢！

当然，上面谈的是造诣深厚的医生所擅长，魏晓日还有待来日的实践。比如面前这位母亲哭天抢地的时间，就比魏晓日估计得要短，一如他没有估计到她在得知女儿患重病之后，会有短暂的微笑。当她拭干了眼泪之后，又变成恶狠狠的母狼一般。

“你的诊断万无一失吗？就不会出错？会不会把别人的血当成我女儿的血标本？要是搞错了，我就要控告你们，赔偿我的精神损失！”

魏医生不由得双手抱肩，这使他身体的轮廓显出一种抗拒和阻隔，具有忧郁的沉重。

他不单是为夏早早的病情而沉重。一天见的各种病人多了，当医生的要是对所有的人都百般同情，他自己就率先化成一摊泪水了。这个当妈妈的表现出一种罕见的凶狠，令他诧异。一般人在这种情形下都是哀求医生，但这个女人似乎更绝望，更抗争，更有力量。

“当然，我很希望我的诊断是错的，这样，我们大家就都轻松了。”魏晓日记起导师说过，当医生的，凡事要留有余地。于是，他的口气和缓了一些，但他不愿给病人家属虚幻的期待，接着说：“不过，事情恐怕不是这样。长久以来，你没有发现自己的女儿在渐渐苍白吗？”

“她是有一点气色不好。但是这个年纪的女孩都有一点黄，是不是？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啊……”卜绣文没多大把握地说。由于医生的松弛，她也平静了一点，开始费力地回忆和思索。她想起女儿的确是像秋天的树叶一样，越来越苍黄了。

“您没有发现自己的女儿体力下降吗？”魏医生掏出笔，开始了简单的记录。这对于写病历是重要的资料。

“是的，她经常叫累。以前一到星期天她就要我们带她去公园里去玩，我常常因为工作忙，没领她去。后来我有时空闲了，要带她去，她反倒说妈我不去了，我就在家看看功课。可是她也并不读书，只是在床上躺着……我真该死，这就是有病了啊，我这个粗心的妈妈啊……”卜绣文用一只手狠掐另一只手。要不是当着人，她也许会抽

自己一个嘴巴的。

“这个情况大约有多长时间了？”魏医生追问。

“大约有半年了。医生，孩子的病好治吗？”卜绣文眼巴巴地问。

魏医生知道面前的这位病人家属，已经从反应的第一个阶段顺利地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甚至第三个阶段了。她已无法否认自己的亲人有病，在愤怒的抱怨之后，现在该开始考虑怎样治疗的问题了。使他略微有点惊异的是，这个女人走过这些过程的速度很快。当然了，并不排除她的情绪出现反复的可能。

“贫血的诊断是毫无疑问的了。”魏医生收起化验单。“您的女儿夏早早的红血球数量只相当于正常人的三分之一，这是十分危险的……”魏医生字斟句酌地说，他不想吓着面前的这位母亲，但必须把严酷的现实说清楚。

“可是……早早今天还在上学啊……”卜绣文无力地呻吟着。一想到她的小女儿，不知有多长时间，忍受着痛苦和无力的折磨，她就心如刀绞。

“是啊，您的女儿很顽强。”魏医生由衷地说。

“早早，你为什么这样能忍啊？你叫痛叫累，妈妈就可以早些发现你有病了……”卜绣文放声痛哭。

魏医生从白大衣的口袋里，拿出一块洁白的纱布，递给卜绣文说：“请克制一下。眼泪回家去流吧。我还有几个相关问题问您。您和夏早早父亲的家族里，有过类似的病人吗？”

卜绣文用纱布胡乱地擦着眼睛，睫毛上挂着纱布丝，问：“您说的类似的病是指什么呢？晕倒？还是没力气？”

“不。不是这些。这些都是症状，不是某种疾病所特有的。我指的是贫血。特别是……难以治愈的……贫血症？”魏医生谨慎地挑选着词汇，既说清医学的严酷性，又不致太吓着当事人。

“没有。早早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虽说都去世了，可都是得心脏病脑溢血这些清清凉凉的病去世的。从来没有人得过这种怪病。”卜绣文急切地摇头，好像这样就能把笼罩在头上的阴影赶走。

“好。我再问一个问题。夏早早是否易患感冒？”

“是！有。衣服穿得好好的，一点也没受凉，她就发起烧来了，

烧得可吓人啦……”卜绣文边回忆边恐惧地说。魏医生飞快地记录着。正说到这里，门突然被猛地撞开，一个高大的男人闯了进来。“早早在哪里？在哪里？”他已经花白的头发，一绺绺贴在宽阔的脑门上，眼睛兔子似的充着血。

来人是夏早早的父亲夏践石。

“早早在急救室，现在还不要紧。医生怀疑她得了一种原因不清的贫血症，正在查。”卜绣文对丈夫说。

魏医生对面前这个危难中的女人，产生了些许敬意。在悲痛震惊的时刻，她对丈夫描述孩子的病情，居然能这么简练而清晰，层次分明。

“您去看看孩子吧。我想同您的丈夫谈一谈。”魏医生说。虽然面前的这个女人抵御灾难的能力不错，但是有关病人以后的问题，按照常规，医生都是和家属中的男性交底。在传统的认识里，男人的神经比较粗壮有力。

在场的人都意识到即将进行的谈话的严峻性。“不不不！”夏践石连说了三个“不”字，缩起肚子连连后退，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大球，正向他的胸口撞来。退到无路可退，他抵着墙壁说：“还是我去看孩子吧。我只想见孩子。有什么，您跟我的夫人谈吧，她拿的主意没错……你们说吧，我走了。我去看孩子……”

夏践石说着，弓着身躯向门口急速地运动，生怕谁把他强行留在屋里。

偌大的医生办公室又剩下卜绣文和魏晓日两个人，两个人眼睛干涩地对视着，一时无言。

魏晓日明白，关于病人夏早早，今后要同这家的女主人长期打交道了。

第二章

住院对普通人来说，如同出国。特别是当你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的情况下，醒来后到了另一个白色世界，仿佛经历了一段飞行。

夏早早觉得很好玩。第一，不用上课和做作业了。这就像犯人遇到大赦，那份天降的惊喜，让她快乐了好几天。当然，陌生的闪着蓝光的盘子剪子，使人有身不由己的恐惧，不过，还好。迄今为止，还没人在夏早早身上大规模地使用它们。第二，医生是一位长相很酷的叔叔，特别是他穿着白大褂举步如飞的样子，像高傲的鹤在奔跑，令人崇拜。夏早早甚至对来看她的同学们说，待她出院以后，会央告妈妈为自己买一件白色的风衣，吓得同学们直说：夏早早，你真要穿上这种风衣的时候，请预先通知大伙一声。特别是不要在冬天的有雾的早晨，那样，我们也许把你当成倩女幽魂。第三，你会认识一些新的人和新的朋友。比如薄阿姨和同屋的梁奶奶。你在学校里，除了永远板着脸的老师，再就是和你一样哀叹作业水深火热的同伴，难得有这么有趣和奇怪的人在你周围出没。所以啊，人如果有机会，还是抽空住住院，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比如要是以后再碰到《一个让我敬佩的人》诸如此类作文题的时候，夏早早的人事档案里，就会多了好几个候选人。

当然了，住院证明你有病，这就是一件坏事。不过，夏早早不觉得自己的病，有什么了不起的。哪里都不疼不痒的，就是有点虚弱，躺在床上，就和好人一样。想到这里，夏早早又有些气馁。为什么非得躺在床上呢？她的力气被谁偷走了呢？

鲜血真是个好东西。

只要一输入到夏早早的身体，她惨白如雪的脸色有了桃花般的红润。输血管子刚一拔下来，早早就连蹦带跳地下了床，闹得薄香萍直呵斥她。